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九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武宗沈湎日甚在廷緘口不言即蕭𣂏以酒誥進規亦未敢顯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

元

武宗皇帝

戊申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實克布哈為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初阿實克布哈見帝容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麴糵是耽妃嬪是

箴其闕阿實克
布哈抗辭進對
剴切指明深得
人臣忠愛之義
武宗果心悅其
言即當因而節
飲乃藥石甫進
而炮蹊旋踵足
知其杯勺所耽
實已習成于性
則其亟為嘉予
亦不過姑事優
容雖左右賀得
直臣亦烏足救
納誨之益耶

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阿實克布哈頓首謝曰臣欲陛下節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尋以太子請復入中書既又賜爵康國公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户死者甚衆詔户月給米六斗以

西僧爲蒙古所尚固難屏除然處之亦自有道元代崇奉太過

没入朱清張瑄財産賬之時浙東宣慰同知托歡徹爾議行勸貸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晉縣今屬台州府簿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没意悉散于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托歡徹爾雖怒不敢問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壁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訴于壁壁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捽諸

至今其位列公孫干政事已為非體而其徒兇借勢力侵漁市肆權傾閭閻尤為强悍不法且以留守重臣輒敢挺捽拘囚釋而不治則守土者將何以伸彈壓之威而橫行益無顧忌馴致凌毆王妃實大捐國家體統武宗不但不繩之以法方為下斷

地擂朴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恭嚕舊作龔柯等與諸王哈喇巴爾舊作合兒入剌令改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奏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截其舌皇太子聞之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三月建興聖宮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

手截舌之令縱其妄為紀綱安在乎邦寧之辭免平章不過虛外廷之議其後而故為退讓非果知大義也大司徒與平章均為重任豈閹豎所宜為武宗既悅其辭何以轉加峻擢且更授以丞相之職躬蹈漢唐秕政顛倒實甚至邦寧前辭

夏六月隴西雲南地大震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庭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閹腐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大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後安尤小人要結常校周禮乃謂書法無貶詞且以分注備載所言為嘉其守分何其謬也

秋七月皇子和實拉（帝長子即明宗按和實拉舊作和世球今改後仿此）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實拉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瀕河荒地歲收其租中書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齊默格（舊作赤馬罕今改）者妄稱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之民相率來愬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于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築呼鷹臺于漷州本遼漷陰縣元升漷州明改為縣本朝省故城在今順天府通州南呼鷹臺在今通州故漷縣西南亦名晾鷹臺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托克托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漷州澤中發軍千五百人助其役

以塔斯布哈舊作荅思不花為右丞相奇塔特布濟克舊作乞台普濟今並改後倣此為左丞相

詔内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等毋沮

撓之近侍官屬及内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八月諸路水旱蝗

時淮揚旱蝗江浙大水詔凡發使賑貸之處差税並蠲除之仍令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中書省臣言夏秋之閒鞏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蕩析江浙饑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

猥當大任以致陰陽失序顧避賢路帝曰災害有由非爾等所致也但當慎所行爾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以西僧嘉勒斡巴勒舊作教瓦班今改為翰林學士承旨

十一月省臣奏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邇者諸司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令中都築城

大都建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況百司之事每干中書有干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來朕忽忘持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勑江浙行省驛致之中書省臣言西域賈人佩虎符馳驛馬名奉勑求珍

異乃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馬使臣所需畀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人過者千二百餘焉鳥保赫爵舊作三布凡丁等進獅豹鴉鶻數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罷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甘州應昌元路地在今克西克騰西北雲南為地遼

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興者興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喇哈斯卒諡忠獻

伊徹察喇進攻徹伯爾諸部漠北悉平

伊徹察喇言徹伯爾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儻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都勒斡子庫春舊作款徹今改及處諸部來歸者于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徹伯爾

等果欲奔庫春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爲兩淮轉運使

時儼爲江南治書侍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左運使欲惱之儼至黜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鹽莢欲以所增羨爲歲入常額儼以民罷已甚以羨爲額病民以爲己不可遂止

己酉二年春正月越王圖喇有罪賜死

圖喇跋扈不敬至乘醉而瞋目狂言實無禮于君之甚者自宜明正刑章然推其恃慢之由乃自恃擁戴有勞遂懷怏怏不知圖喇本武宗疏屬定位之始僅能手縛一賊臣有何大勳而遂膺茅土賞過其分轉致怨望滋深實由武宗不善馭下有以釀

圖喇居常怏怏有怨望意前秋帝幸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有東西二涼亭廢址在故開平城南明置驛于此去古北口四百六十餘里將御舟圖喇前止之言涉不遜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厰東土人名頞勒哲伊圖阿爾賓鄂拉山圖喇醉起解腰帶擲地瞋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鞫之辭服遂誅之

始親饗太廟

以受尊號告謝太廟為親饗之始是冬以上太祖睿宗尊謚廟號及光

成之也

獻莊聖皇后尊謚復親饗

光獻太祖后莊聖睿宗后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斯布哈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

頒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土

田户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追奪後

凡不由中書者乞勿予之制可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

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格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雖即予刑憲而民之受患已深況尚書省之立

敕令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從省臣言也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邱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奇塔特布濟克為右丞相托克托（舊作脫虎脫）左丞相三寶努（舊作三布瓦）約蘇平章政事保巴（舊作保八）右丞孟克特穆爾（舊作忙哥鐵木兒今並改）左丞王羆參知政事

援法害政覆轍昭然事敗後併入中書得少休息乃言利之臣繼起復蹈前非且以新政猶事分隸兩省致尤滋甚武宗奈何惑其甘言而不加察乎

初帝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前者阿哈瑪特僧格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水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濫設官吏殆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中書未見不可帝雖是其言而仍欲行之至是命約蘇保巴與塔斯布哈集議保巴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尚書省

官以奇塔特布濟克托克托為丞相三寶努約蘇為平章保巴為右丞王羆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三寶努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者有之未歷任者有之此皆素習于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勑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置太子右衛率府

宦官侍側而太子以誤人家國為問正當舉千古治亂之故痛切剖陳庶儲宮取鑑有資且使

命右丞相托克托御史大夫布琳尼敦舊作不里牙敦今改後仿此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隷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鄂勒哲曰詹事移文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鄂勒哲愧曰實不慮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一日約方啟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對曰宦官善惡皆有

肖寺開而知微乃王鈞妄進善惡皆有之邪說不自知其悖理而于駕馭禁遏之術畧無發明此特斷忌中涓巧為模稜以了事既有諮詢之意並未補與之方史于此似有予詞何耶

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言

九月頒行至大銀鈔

帝從約蘇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准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帝還大都

始鑄錢

先是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秩從五品錢文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相妨令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儻于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歸臣等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奇塔特布濟克等言由尚書省任人以宣敕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敕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敕牒宜令尚書省給降

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約蘇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升于官仍質一子㕅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于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于此詔如其言行之

十一月以阿薩爾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于帝者曰内難初定時孟甞勸皇

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内宴忽戚然改容

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

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

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于色也帝即命搜訪之

得于許昌陘山在今許昌府新鄭縣西南亦作邢山為南北隘道山海經所云少陘之山是也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乃命以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立皇后鴻吉哩氏托琳子班巴爾之女托琳舊作脫憐班巴爾舊作迸不剌今並改

二月寧王庫庫楚世祖第九子謀反流于高麗

庫庫楚與圖喇于喇特納實里舊作向剌納失里今改後仿此謀為不軌事覺下庫庫楚獄竄喇特納實里于漠北磔西僧特哩舊作鐵里今改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庫庫楚平

漢文帝知張武受錢而反賜以錢唐太宗知長孫順德受絹而反賜以絹史皆謂所以深愧賍吏其事已非賞罰之正别叛逆之黨法所必誅顧可不用刑而用賞乎在世祖當日積絲為幣

章政事特爾格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三月賜諸王徹伯爾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地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徹伯爾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托克托左丞相三寶努總治百司庶務

尋加托克托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努爵楚國公

或者假懸賞以誘秩降若渠魁已死先聲自歸與前此勢殊事異武宗猶拘泥成說乃欲激其愧恥之心亦昧于事理矣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大水壞官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汝州六安州循州皆大水

冬十月詔減宫人膳

尚書省言宣徽院元置秩正三品掌供玉食及燕享之事廪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宫飲膳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享南郊

先是三寶努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

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圜丘尊太祖皇帝配

享來歲夏至祀地方丘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

南郊以太祖配享上帝

殺大都留守鄭阿爾斯蘭制宜之子舊作阿兒思蘭今改後倣此

阿爾斯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搆其與

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

家中外究之

城中都在翁郭察圖之地元時建為中都今鑲黃等旗牧廠西北故沙城是也土人名為察罕巴勒哈遜城　按翁郭察圖舊作旺兀察都今改

以牛車運土各部衛士助之限以來歲四月畢集失期者罪

辛亥四年春正月帝崩

壽三十一國語稱曰庫魯克皇帝庫魯克蒙古語傑出之謂元史舊訛作曲律今譯改

史臣曰帝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衆賜賚太除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變史云

皇太子罷尚書省誅托克托三寳努約蘇按宰相年表約蘇時為平章政事續綱目于三年二月書以約蘇為左丞相本紀並同蓋當時遙授之職以丞相仍領平章非真相也今特刪其前文而附辨于此保巴王羆流孟克特穆爾于海南

皇太子以托克托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悞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多爾濟河西寧夏人舊作朶爾只今改後仿此

諫曰為政而首尚殺非帝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

其尤者旣而御史言托克托等旣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博囉特穆爾奇爾濟蘇烏訥爾舊作烏馬兒今改後倣此等奸貪害政令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叅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珍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占民田悉還之民

以特們德爾瑪拉噶齊之子　按特們德爾舊作鐵木迭兒瑪拉噶齊舊作木兒火赤今並改後倣此為右丞相鄂勒哲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六人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張閭陳天祥尚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徙保定劉正郝天挺字繼先出于朶魯別族世居安肅州董士珍蕭𣂏字惟斗奉元人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邱人王思廉字仲常真定獲鹿人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阿哈瑪特杭州路達魯噶齊此又一阿哈瑪非世祖時奸臣阿哈瑪特也詣闕同議庶政不

起名者五人按元史陳天祥傳言天祥辭疾不至又劉敏中蕭𣂏傳俱言于武宗朝辭歸不復起是亦名而不至者餘無考讜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喀喇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托克托至進父老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滸湮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之托克托曰吾陛辭時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

以為便行之可俄有詔禁作土功托克托曰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土功何尤也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阿裕爾巴里巴特喇即位是為仁宗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太子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濟遜衣元史舊作只孫輿服志云一色服也按今蒙古語凡物之顏色謂之濟遜只孫蓋音譯之訛今改正二十襲金帶一賜之

釋奠所以尊師重道徒臣中寘無一可遣之人何致令宦官行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至元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裒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斟酌重輕折中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

事此即無災異亦足昭笑千古元史以風災紀失未免反覺失實至邦寧前此諫阻武宗傳弟仁宗繼而不聞固見大公然以開府崇階濫授刑餘實為褻視名器非特矯枉過正亦失制馭閹豎之道矣

盡滅燭臺底鐵鐏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閒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歷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尋死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詔以中統至元鈔法行之五十餘年比因尚書省妄事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

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恣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命悉罷之時楊多爾濟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古之道也何可遽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帝以八百媳婦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固岱此又一阿固岱非成宗時左丞相之阿固岱也討之陝西侍御史趙世延字子敬其先永古特族人居雲中北邊祖鞠于外家諧爲趙因氏焉 按永古特舊作雍古今改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已至亡失軍旅誅戮省臣今

吏弊固當懲治然欲一切剗除之則已甚矣李孟謂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最為治平之論

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以邊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于己而心服其公皆無間言時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章孟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初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剗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

仁宗乃云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語近于偏且因其曲為保護稱為真長者言則亦未當于理察吏之道惟當激濁揚清峻罰固不可以緊捷而有犯必懲亦不可因一言而遂為寬貸惜仁宗之未見及此也

保護如此真長者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象命祀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帝既命李孟領國子學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博果密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生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

老成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
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
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材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九月還安南國王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入見言臣自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國人所害
朝廷因遥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
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
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勲爵授田如故

冬十一月罷營繕

李孟奏錢糧為國之本今每歲支鈔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餘萬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阼詔天下凡非宣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遂命止之

内降與官最為弊政前既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而省臣亦言内降得官者多至八百餘人奏請停止曾幾何時復稱至千人次年又有識左右僥倖加官之勅而倖官閹宦仍授紫者仁宗非不明于治體而詔旨屢下條忽變更人主之柄誰實操

十二月詔停内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逮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明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躐等進階僭受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内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亂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内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之而漫無主宰若此乎

壬子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于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六月乙丑朔日食

勅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前後

相繼于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不知朝廷名器重則升斗之禄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内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

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叅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冬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孟以請告還朝即堅求謝事命以平章政事承旨翰林而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時帝欲以伶人曹耀珠舊作咬住今改後仿此為禮部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何以示

後世力諫止之

癸丑二年正月特們德爾罷以圖古勒舊作禿忽魯今改後仿此爲右丞相

先是以平章阿薩爾爲左丞相章律爲平章政事事在元年五月後二年閏以强奪民田爲中丞楊多爾濟所劾罷至是特們德爾以病去職以太府卿圖古勒代爲右丞相

三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彗出東井

丞相圖古勒等以天象示警奏請罷黜帝曰事豈關
汝輩其勿復言御史臺亦言富人僉緣特旨濫授官
爵徽政宣徽用人多廢罪之流內侍託為貧乏互奏
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
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
也制從之

夏六月京師地震

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

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河決

陳亳睢三州開封陳留等縣皆決漂民田廬無算

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為言乃命定其條制下詔行之科場每三歲一次開以皇慶三年八月為始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賦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覲策之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限五百字以上第二場

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經史時務內出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

京師大旱疫

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尉遲德誠（字信甫絳州人）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請放罪因以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寬縱以免實紊典常必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于此者

勑宦者勿授文階或有悔于邦寧晋隋加秩之失乃曾未踰期而續元帥復有昭文之拜何前

哉

甲寅 延祐元年春二月以趙世延叅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叅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永古特氏非漢人其著宜居右遂拜叅知政事

夏五月勑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秋八月地震

冀寧汴梁及武安漢縣元隸磁州今僑彰德府涉縣晋縣元隸真定路今亦僑

後自相矛盾蓋由本與定見言不由中故不能持之以久耳

彰德府壞官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九月復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圖古勒罷以阿薩爾代為右丞相阿薩爾自言非世勲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特們德爾自代遂拜特們德爾開府儀同三司録軍國重事至是復拜右丞相而仍以阿薩爾為左丞相未幾李孟亦復起為平章政事後三年孟罷以王毅代之

冬十二月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費財命中書省定車服等第惟蒙古及集賽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復以齊履謙注見前為國子司業

帝初即位履謙與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俱在國學教養有法未幾以履謙僉太史院事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攷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詞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詔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章律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

律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其所有田自實于

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黠吏並緣為姦于是民

不聊生盜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于前者樞

密副使吳元珪前注見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

軍需餘田悉令賦税況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

籍田有定賦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

頭會箕斂元元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

帝命仍遵舊制

乙卯二年春正月遣使廵行天下

詔遣宣撫使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三月廷試進士

賜呼圖克岱舊作護都沓兒今改後倣此張起巖等五十有六人

及第出身有差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

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

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雷雹北山南移至夕河州即夕陽河在今秦安縣西震守北羅谷水分流入夕陽河是也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隘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字伯庸世為永古特人居靖州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時帝在位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復上

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内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宫之舊竊慮起居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懐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治道昭明生民之福也

加宣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江西湖廣饑

秋七月畿内大雨水

贑州民蔡五九作亂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特們德爾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税爲智容昂舊作呢亞馬丁今改後仿此在江西酷虐尤甚信豐注見前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頃畝居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衆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唐縣今屬汀州府據之稱王建號詔遣章律討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

入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特們德爾所忌用太后旨出為雲南右丞陛辭帝令仍為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守道保定人安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章五臺注見前因問河東廉訪使穆爾濟達舊作滅里吉歹今改後倣此何以有善政左右曰副使郭貫之教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淮西續綱目作浙西今從元史本傳改正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事

十一月彗見紫薇垣赦

丞相阿薩爾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致其復乃職苟政有過差勿憚于改凡可安百姓者當悉言之因赦免各路差稅有差

立武宗子和實拉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丞相三寶努復勸立和實拉名喀喇托克托言之托克托曰太弟曩定宗社居東宮久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三寶努曰今

日兄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托克托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實監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特們德爾欲邀寵請立皇子碩迪巴拉帝嫡子即英宗舊作碩德八剌今譯改又與太后幸臣實勒們此又一實勒們非前定宗時之實勒們也譖王于兩宮遂封為周王遣出鎮雲南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章律在江浙復以括田廹民有至死者御史臺尚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

復令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汴梁

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二萬石

丙辰三年春三月平章政事張珪謝病歸

初皇太后以特們徳爾為太師張珪嘗論其不可至

是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實勒們傳太后旨召珪切

責杖之珪創甚輿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

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懌遣使

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謝病歸

方春鳥獸孳乳禁民畋獵猶是毋覆巢毋麛卵之意然犯者抵死則因愛物而轉以厲民輕重倒置矣

禁方春畋獵

初有議禁民畋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輕其刑

太史令郭守敬卒

自宋以來學者于天文水利多不講守敬獨能任其絶學以成一代之制太史令王恂每見其制度精巧深歎服之所著推步測驗諸書並藏于官卒年八十

六

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孟頫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史不宜令孟頫與帝曰子昂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傳之後世此屬呶呶何也復厚賜之

十一月周王和實拉逃居漠北

和實拉次延安其臣圖古勒此又一圖古勒非前及右丞相之圖古勒也

武宗舊臣哩日（舊作壐日今改後倣此）等來會常侍嘉琿（舊作敎化今改後倣此）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陜西丞相阿斯罕（舊作阿思罕今改後倣此）平章塔齊爾（此又一塔察爾非前博勒呼之從孫也）行臺御史大夫圖魯卜（舊作脫里伯今改後倣此）中丞托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齊爾背約襲殺阿斯罕嘉軍于河中和賓拉西走至金山西北附諸王察克台（舊作察克台今改後倣此）等部居之

十二月立子碩𤫊巴拉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丁己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

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珠契丹舒穆嚕氏時為平章政事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耶拜珠惶愧頓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

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六月特們德爾罷以阿薩爾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之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平章政事蕭拜珠稍牽制之中丞楊多爾濟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脇留守賀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巴延以小字行使出之勝不可多爾濟廉得特們德爾受弼賂鉅萬萬家奴猶數千乃與拜珠及勝奏之而内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桀黠姦貪欺上罔下占據

特們德爾奸貪狀罔至建臣交章論劾按治來非難事何致任其通匿藉庇倖全竟爾徇恩廢法且罷相未逾年旋得寵錄復進遂以貽害將來仁宗雖慈儉足稱而絀于英斷則姑息之為

御史田及衛兵牧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珍玉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僧格阿哈瑪特上四海疾憤咸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特們德爾懼逃匿太后宮帝為不御酒食數日以待決獄盡誅其同惡數人特們德爾終不能得多爾濟持之益急太后召多爾濟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還多爾濟為集賢學士

命優恤蒙古部民及衛士

患也

帝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于民家為奴婢其命有司贖還各部又帝出見衛士有獘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秋九月以博迪蘇舊作伯答沙今改後倣此為右丞相阿薩爾為左丞相

初阿薩爾奏事畢帝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

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嘗奉行朕旨雖祖宗遺訓

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夫法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自

古未有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

法則民知畏避免于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

治難矣阿薩爾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勲臣臣西域

人不厭人望因懇辭遂以宣徽使博迪蘇為右丞相

阿薩爾仍左丞相

嶺北即和林路元初置和林總管府至仁宗皇慶元年改名和寧路總管府立嶺北等處行中書省以統

之地震三日

戊午五年春正月賜邁珠舊作買住今改後倣此爵魯國公

邁珠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末幾御史言比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閣禮部鑄太尉司徒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于國載諸史冊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二月癸巳朔日食

寫金字佛經

詔書西天字維摩經共糜金三千餘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佛事之費以斤數者爲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祠佛事之目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數又加倍

夏六月衛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魏王阿穆爾克順宗長子仁宗之兄續綱目作衛王考元史宗室世系表及諸王表並作魏王續綱目蓋沿本紀之誤又阿穆噶舊作阿木哥今並改正貶高麗子王言于王府司馬曹圖布台舊作脫不台今改後仿此曰阿穆爾克名應圖

識因潛謀備兵踰航海往高麗取阿穆爾克至大都
族時丙發行次利津縣金置元隸濱州今屬武定府事覺詔誅子
玉等七人
冬十一月增江南茶税
初世祖時置榷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南及兩淮
茶税尋改江西其税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
九萬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帕哈哩爾舊作法忽魯丁今改後倣此言立減引增課之法勑以二十五萬錠

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千餘錠郡縣所輸竭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事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徙錢塘）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不報

（己未）六年春二月丁亥朔日食

夏四月以特們德爾為太子太師

特們德爾家居未逾年復夤緣為太子太師中外聞

之莫不驚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並内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以太后之故皆不聽

揚州火

燬官民廬舍二萬三千五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冬十二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祖宗

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兹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觀西山以終天年羣臣遂皆稱善右司郎中伊嚕特穆爾布凌錦都爾伯特氏按伊嚕特穆爾舊作月魯帖木兒布凌錦都爾伯特氏舊作卜顔勤多禮伯臺氏今並改後仿此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若唐元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大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虚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庚申七年春正月辛巳朔日食

帝崩

壽三十六國語稱曰布延圖皇帝布延圖蒙古語有福之謂元史舊訛作普顏篤今譯改

史臣曰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賞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太后以特們德爾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特們德爾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青沙津舊作乞失監今改後倣此有罪應杖太后命笞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徽政院使實勒們復以太后命請還轉朝官太子曰此豈除官時邪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之後議于宗覲元老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

二月籍江南冒為白雲僧元時釋教領于宣政院有曰禪曰教曰律又有曰白雲宗

白蓮宗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人贓鈔萬錠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為僧者復為民

特們德爾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

初特們德爾以蕭拜珠及多爾濟攻其姦惡必欲報之至是以太后旨召二人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實勒們御史大夫托克托呼舊作禿禿哈今改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多爾濟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特們德爾又引同時為御史者二人證其罪多爾濟唶之曰汝等嘗備員風憲乃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慚俯首特們德爾即起入奏未幾稱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皆殺之

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多爾濟妻劉氏與人劉剪髮毁容自誓乃免時特們德爾日思報復讐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字士瞻其先獲嘉人徙輝州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奈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特們德爾大悟曰非左丞言幾悞吾事特們德爾怨上都留守賀勝嘗發張弼之獄又奏其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三月太子碩迪巴拉即位是為英宗

李孟欣然就集賢之拜不但消沮奸謀且亦深合人臣大義所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加特們德爾為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特們德爾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八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紕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特們德爾以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盡奪其前後封

不解者英宗在東宮時素知孟之為人豈竟漫無決擇乃始則愕然于其俯就繼復顧巴爾濟蘇詰其不肯為是官之語則是奸黨詭計英宗早已備悉顧乃任其播弄顛倒徒作微詞以諷何足以徵貪邪而飭紀綱乎

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賡來慰問即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因顧謂特們德爾子巴爾濟蘇（舊作八爾志思今改後倣此）曰爾輩謂彼不肯為是官今定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夏四月近臣獻七寶帶卻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

進賢而為人猷帶是以帶誘朕也其還之

以拜珠安圖之孫為左丞相鄂啲吁塔斯哈雅鄂啲吁舊作乃刺忽塔斯哈雅舊作塔失為手今改後仿此並平章政事

拜珠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宫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宫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邪卒不往帝初即位自太常禮儀院使擢授平章政事至是阿薩爾罷為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遂以拜珠代之

平章政事赫魯是年二月赫嚕拜平章政事按赫嚕舊作黒驢今改後倣此御史大夫托克托呼舊作脫忒哈今改等謀逆伏誅

有告赫嚕托克托呼阿薩爾實勒們等與約蘇穆爾妻伊呼薩巴舊作亦列失八今改後倣此謀廢立事拜珠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鞫狀帝曰彼若借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六月以喀喇托克托為御史大夫既而罷之

時塔齊爾舊作帖赤今改為御史大夫喀喇托都既被召塔

英宗既知世延之無罪特們德爾欲報私怨而誣陷之則當即爲昭雪而置姦黨于法乃于世延猶因繫兩年復因拜住進言

齊爾忌之奏改江南行臺復嗾言者劾其擅離職守將從之雲南會塔齊爾誅乃解家居不出者五年而卒

詔免沙門繇役

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特們德爾猶怨之不已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呼舊作晉益兒哈呼今改後仿此誣告之逮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

始得免于縲紲而特們德爾則始終置之不問何所顧忌而不能自主若此法令不行徒于侍臣前自表蔡豈不滋貽笑哉

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置不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白帝縶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為動帝獵北涼亭在今獨石口外舊開平城南有東西二涼亭元時巡幸駐蹕處顧謂侍臣曰趙世延先帝所尊禮而特們德爾妄入其罪數請誅之此殆報私怨耳朕豈能從之侍臣皆叩頭謝然猶囚繫經再歲既而索約爾唃呼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珠為言其無辜始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冬十一月始服衮冕享太廟

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于對越而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衮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歔欷流涕左右感動自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莫不聳觀

河南饑

封事徑達御前則下情不得壅于上聞而无惡人慝亦庶幾有所畏忌此良法也特們德爾乃欲開視始行入奏直恐人之訐其過惡而思以蔽惑上聰侵擅

帝召羣臣問故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洊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天心毋使吾民重困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特們德爾奏比詔内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如細民訴訟者則禁之

英宗皇帝

之端將自此而益熾罔上行私罪莫大焉英宗雖未允所請而不暴其姦欺以懲艾之法紀安在乎

辛酉

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於禁中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珠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宮掖之嚴遂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搆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仍賜尚服金織幣帛各一以旌其直既而帝如上都以察罕諾爾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北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

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帝即為罷役　察罕諾爾注見前

二月建壽安山即五華山在今宛平縣西寺敕監察御史觀音保等諂建大剎于京西壽安山督役甚急御史觀音保索約勒哈廸密實伊吾廬人德呼威蘊之子續綱目誤分二人今從本傳改正按索約勒哈廸密實舊作鎖咬兒哈的迷失德呼威蘊舊作迭里威失今並改後倣此成珪李謙亨以歲洊饑且東作方興上章諫時特們德爾之子孫諾木舊作鎖南今改後倣此為治書侍御史與臺諫有隙密奏其訕上揚直大不敬帝怒殺觀音保索約勒哈廸密實

杖珪譲亨流尼嚕罕地尋詔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又冶銅五十萬斤鑄佛像置中瑞司以領之尼嚕罕舊作奴兒干元屬海蘭府頴達勒達等路明置尼嚕罕都司今為寧古塔界內地

夏五月還武宗子圖卜特穆爾即文宗武宗次子周王和實哩之弟舊作圖帖睦爾今改後倣此于瓊州

時特們德爾懷私固寵搆釁骨肉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時改典內院為中政院秩二品掌皇后服御耀珠舊作咬住今改後倣此告托歡徹爾等交通親王于是徙圖卜特穆爾居海

南因禁日者毋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毋泄

占候

六月癸卯朔日食

禁妄言時政

時太白經天趙宏祚等以上書言事勒歸田里因禁

妄言時政

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餘户時大雨滹沱河及巨馬

河在涿州西北自涞水縣流入與琉璃河合即古桃水也俱溢

冬十二月立皇后依奇哩氏昌國公主伊勒嚕雅之女按依奇哩氏舊作亦啟烈氏伊呼嚕雅舊作益里海涯今並改後仿此

壬戌二年春正月勑有司邮孔氏子孫貧乏者

二月禁捕鴛鴦

違者籍其家

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澇民饑故也

賞有功罰有罪王者馭下之大權特們德爾罪惡檢著英宗既察見之而顧聽其優游養安保首領于牖下待其已死始籍其家削其爵是縱惡于生前英宗安得謂英乎

秋七月特們德爾死

特們德爾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為乃任拜珠委以心腹由是特們德爾漸見疏外因稱疾不出及聞拜珠奉旨往立其祖安圖碑于范陽將復莅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人止之遂怏怏而還尋死于家

太皇太后鴻吉哩氏崩 諡莊懿慈聖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可也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以拜珠為右丞相

特們德爾死進拜珠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十一月甲午朔日食

癸亥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

吴澄爲翰林直學士

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珠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禄家居毎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在延祐初詔起為集賢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亦以拜珠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古望雲川地遼置縣金為州後廢今赤城縣北雲川堡是）興和（金撫州地改改興和路今張家口外鑲黄等旗牧廠地是）宣德（金置州元改為府今宣化府是）奉聖州（遼置

及雞鳴山在今宣化府房山黃蘆三义諸路金今宣化府保安州是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樞密院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有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伯啟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

于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會伯啟除浙西廉訪使不果行

命御史大夫特克實舊作鐵失今改後倣此振舉臺綱

帝初即位特克實以太醫院使拜御史大夫尋領左右阿蘇衛百官志至元初立阿蘇巴圖魯達魯噶齊遂名阿蘇軍至大三年立衛至是

命其振舉臺綱詔諭中外帝又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特們德爾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

宜籍其家以懲後

勅寫金字藏經

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舊作速速今改後仿此詔學士吴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説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

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

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

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

之收其稅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六月追奪特們德爾官爵

特們德爾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

其奸貪負國生逃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貲

大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奉元元改陝西行省為奉元路即今西安府治也行宮正殿災

帝語羣臣曰世皇建宮室至朕而燬實朕不能圖治之故也甞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

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須臾忘之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珠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并特們德爾所增江淮糧免之

八月御史大夫特克實紱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珠

初特們德爾既奪爵籍産克實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珠以國用不足諫止

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無以禳之拜珠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閒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特克實與知樞密院事額森特穆爾舊作也先鐵木兒今改諸王額特布哈舊作按梯不花今改等謀逆以特克實所領阿蘇衛兵為外應特克實先與前平章政事齊勤特穆爾舊作赤斤鐵木兒今改殺拜珠而特克實直犯禁幄手弒帝于卧所時年二十一國語

南坡之禍史臣謂英宗果于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謬戾極矣夫特們德爾結黨罪惡英宗並未稍加詰究即其死後奪爵籍產而于其奸黨亦懸不為窮治皆由姑息養奸以致釀成禍亂使當時逮其黨與按法誅竄

稱曰格根皇帝格根蒙古語明鑒之謂元史舊訛作格堅今譯改

史臣曰帝性剛明嘗以地震撤樂減膳近臣有稱觴賀者叱曰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毋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遺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多類此然以果于刑戮奸黨畏誅遂搆大變云

諸王額特布哈等奉璽綬迎晉王伊蘇特穆爾晉王噶瑪拉長子裕宗嫡孫舊作也孫鐵木兒今譯改于北邊九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是為泰定皇帝龍居河即臚朐河今名克嚕倫河在喀爾喀界內

以靖根株則朝右甫清亂臣何由涅其逆跡不此之責而歸咎于人畏刑誅甚矣史臣之無識也

初嘴瑪拉甍其子伊蘇特穆爾襲封晉王仍鎮北邊領四大鄂爾多之地王府內史都爾蘇西域人按朶洛沙舊作倒沙今改得幸于王嘗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克繖事丞相拜珠得入宿衛久之哈克繖知特克實欲傾害拜珠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塔坦舊作探忒今改來王邸為都爾蘇言主上將不利于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八月二日特克實密遣烏嚕斯舊作斡羅思今改告晉王曰我與哈克繖額森特穆爾實達爾舊作失禿兒今改謀已

晉王初因烏嚕斯而告逆謀正也及聞英宗遇弒即當入朝討賊以雪神人之憤明君臣大義王室懿親庶為兼盡乃因逆黨璽綬奉迎遽踐大位而中書樞密分任亂臣則與躬預逆謀何異雖從遏劉之請駢僇羣兇乃

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告都爾蘇曰汝與巴蘇呼舊作馬速忽今改知之勿令舒瑪爾節舊作旭邁傑今改得聞也于是王命因烏嚕斯遣巴拉密實特舊作別烈迷失今改赴上都以逆謀告未至帝遇弒諸王額特布哈及額森特穆爾奉皇帝璽綬北迎王于鎮所遂即皇帝位于龍居河大赦天下

冬十月特克實額森特穆爾伏誅

帝初即位以額森特穆爾為右丞相特克實知樞密

惟計莠一己之善名而不務戕國家之大難律以春秋直筆具能免於趙盾之書耶

院事至是諸王邁努舊作買奴今改言于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于是誅額森特穆爾鄂勒哲舊作完者今改索諾木特克實之弟按此又一索諾木非特們德爾之子也圖門舊作禿滿今改等于行在所命舒瑪爾節寧珠舊作組澤今改入京師收特克實及其黨齊勒特穆爾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特們德爾子前治書御史索諾木議遠流張珪曰索諾木從逆賊覩研丞相拜珠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官

十一月帝至大都

詔雪楊多爾濟蕭拜珠等寃

御史言特們德爾專政誣殺楊多爾濟蕭拜珠賀巴延（即賀勝）觀音保索約勒哈迪赛實黙竄李謙亨成珪罷免王毅高昉張志弼請昭雪之詔存者召還録用死者贈官有差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

廟號顯宗毋鴻吉哩氏曰宣懿淑聖皇后

廟主致為盜竊事出非常豈可縱而不問太常奉祀不謹事關宗祏更不得僅律以尋常典守之經雖因張珪言止其遷官而不聞加之譴責未數年而武宗之主復竊良由憲典不飭衆無所儆也至若以木為主古今通義範金既鄙于誨盜而昧失并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為寇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字惟中大名東明人）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別室不從時參知政事瑪喇勒（舊作馬剌今改後倣此）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流諸王伊嚕特穆爾等于邊地

非所以敬先前人立法固為未善然其特祭諸尚議附于別室而神主未能慎于尊藏陳慢之愆又誰諉乎

伊嚕特穆爾雲南額特布哈海南庫魯克布哈舊作曲吕不花今改後仿此尼嚕罕博囉烏魯斯布哈舊作兀魯思不花今改後仿此

海島並坐與特克實逆謀故也

封邁努為泰寧宋縣今屬福建邵武府王

舒瑪爾節等言南坡之變諸王邁努逃赴潛邸顧效死力且其請戮元凶上契宸衷當蒙獎諭令臣等議宗戚中能自拔逆黨者惟有邁努請加封賞以示激勸

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邁努為泰寧王

以都爾蘇為左丞相

茂穆蘇舊作馬某沙今改後仿此寧珠索多舊作鎖禿今改後仿此並加光

禄大夫賜舒瑪爾節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定皇帝

甲子泰定元年春正月召圖卜特穆爾于瓊州

時命諸王遠從者悉還其部遂召圖卜特穆爾于海

南阿穆噶于大同

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立皇后鴻吉哩氏元史帝紀作巴拜哈斯氏按后本鴻吉哩氏巴拜哈斯其名也今依后妃列傳改正又巴拜哈斯舊作八八罕今改立子喇實晉巴舊作阿速吉八為皇太子今改後仿此

夏四月大風地震

時帝在大都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

集議以聞張珪乃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兩院官極論當世得失詣上都奏之畧曰特們德爾與特克實之徒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構成弒逆其子索諾木觀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額特布哈傳囉伊嚕特穆爾庫魯克布哈等與特克實逆謀罪止于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怨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況今死者含寃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濟嚕前太尉布哈矯制令英賓强取鄭國寳妻嚕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寃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買胡中賣寳物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

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妄稱呈獻尚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停罷海惰之徒妄投宿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户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特們德爾專恣王特克實搆逆良善枉死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敘其子孫天下繫囚宂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令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

者給鈔貴所司及同卿者歸骨于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閒楷之制所賜勳戚及官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閒所施產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効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為令按濟哩舊作即烈嚕哈舊作古哈今改後仿此書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

不從

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

乙丑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

初圖卜特穆爾自海南召還至潭州復命止之居數

人臣典領衛兵職任尊而兼行紀綱如果委任得人制馭得當于事未為無益若特克實等擁成逆謀由于姦黨之交通而不繫于兵權之相屬問達布哈懲

月乃還大都封為懷王至是又命出居建康

夏五月河溢汴梁

六月革大臣兼領軍務續綱目繫于四月今從本紀改正

參知政事尊達布哈舊作左塔不台今改後倣此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特克實以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以知樞密院事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

冬十月都爾蘇罷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

于前事請罷大臣兼領雖亦杜漸防微之見然不免因噎廢食矣

相十二月以達實特穆爾舊作塔失帖木兒今改後倣此為右丞相並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仍封達實特穆爾薊國公

丙寅三年夏四月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告歸保定上冢帝思念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保定真定河間臣鄉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惻然命賑糧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

等郡縣民半租張珪尋以病退居西山得旨還家歲餘而卒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金置府元屬鞏昌路今仍為府隸甘肅靜當作靜寧元置州令屬平涼府會金置州元移治西寧縣後廢今縣屬鞏昌府定西金置州元移治安西縣今鞏昌府定縣是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

之馬十多六七驛户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河決陽武

漂民居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冬十月賜大夫源延聖寺田

初帝命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在今宛平縣盧師山後改名清涼寺額曰大天源延聖寺奉安御容至是又賜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況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十二月赦

都爾蘇當國與平章額卜德呼勒西域人以皇慶二年五月延祐四年六月至治三年十月三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舊作烏伯都剌今改以私意欲因赦

酬累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擢用奸廟至今為憲臺奪官者頗卜德呼勒自禁中出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藳示左司都事宋本字誠夫大都人本曰今天儆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憤怨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憲司褫有罪者官世祖成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復有邪佞贓穢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宰執聞本言相視嘆息罷去明日宣詔竟本遂稱疾不出

丁卯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所以通精誠迓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

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旱蝗民饑

泰定在位五年
嗣承元統共上
刺實晋巴天下
臣民咸知為儲

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渭縣應作通渭縣宋置今屬鞏昌府山崩硐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漢徙縣地元置硐門宣撫司又分置天全招討司今改設天全州治硐門城屬雅州府山崩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丙申朔日食

戊辰致和元年八月帝喇實晋巴即位改元天順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稱天歷元年　按喇實晋巴即位上都似亦循踰年之例改明年為天順今因是年九月圖卜特穆爾僭立于大都改元天歷十月上都被

嗣則繫之乃世又之常是年八月以後統系自應屬之天順若圖卜特穆爾因雅克特穆爾擁戴遂萌逆謀僭竊位號於和上都致喇實晉巴不知所終實與弑逆無異綱目反以圖卜特穆爾所稱天歷附注是年丙子天順帝沒其號殊乖順逆之理至

臨天順帝不知所終八月後元統無屬故變例以天順改元分注其圖卜特穆爾所稱天歷則直書僭號云

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書樞密事雅克特穆爾奇卜察克氏綽和爾第三子舊作燕鐵木兒綽和爾舊作牀兀兒今改等居守

徙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圖卜特穆爾出居建康以殊祥院使額森鼐舊作也先捏今改後倣此掌其衛士至是額森鼐私至上都與都爾蘇等共謀復遣使還之于江陵

夏四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明宗為武宗長子大都竊據之中本未與聞及圖卜特穆爾遣使奉寶勸進即位和寧名分已定天順既亡神器非明宗誰屬又豈可以其未有紀元而去其帝號續綱目于己巳歲止紀天歷二年而明宗竟削而不書是非尤為失當今了致和元年附

達實特穆爾都爾蘇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秋七月寧夏地震

帝崩于上都

壽三十六文宗不為立廟諡世止稱為泰定帝

史臣曰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

八月簽書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謀逆執中書省臣頡

注天順改元以存其統並注圖卜特穆爾僭號以著其罪而已歲則大書明宗元年至翁郭察圖變故以後元統無歸然後繫以天歷庶書法得平而大義亦足昭千古因揭其大指如此武宗既傳于弟其子即無統業可承而泰定帝已成其為君儲

卜德呼勒等下之獄遣使迎懷王圖卜特穆爾于江陵

初雅克特穆爾以泰定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都舊作滿禿今改等秉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拔之恩欲迎其二子周王和實拉及懷王圖卜特穆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都爾蘇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忷懼皇后皇太子遣使諭大都命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收掌百司印章及諭安百姓于是雅克特穆爾與安西王喇特納實里舊作阿剌忒納失里今改後仿此陰結

嗣現存神器自有專屬乃雅克特穆爾忽逞異圖詐託受武宗恩寵之言以自文遂迎周懷二王入繼于情理俱為不順其意不過欲假援立之功以覬寵昇志遂成圖卜特穆爾篡弑之謀則雅克特穆爾實為罪首至泰定既崩都爾蘇惟知專權自利

勇士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雅克特穆爾率其黨十七人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執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御史臺臣特默格左丞托多按特墨格舊作鐵木哥朶都舊作朶朶令改後仿此參政王士熙等下獄與安西王入守內廷分處腹心于樞密命前參政明埒棟阿舊作明理董阿令改後仿此乘驛迎圖卜特穆爾于江陵推前湖廣左丞拜布哈舊作別不花令改後仿此為左丞相詹事塔斯哈雅為平章

踰月不立君致亂臣衆開釁禍其罪亦與亂臣等耳

蘇蘇為左丞王布琳濟達（舊作王不憐吉台今改後仿此）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世延等分典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謁選并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未知所謝乃指揮南向拜衆驚竦毛髪凜然始知其意在懷王也雅克和穆爾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徙人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令達實特穆爾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奈瑪台（舊作乃馬台今改後仿此）為北使稱周王亦從諸

王南來矣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默爾吉濟特氏默爾吉濟特舊作蔑里吉解今改）殺參知政事圖卜台（舊作脫別台今改）

初明埒棟阿至河南以客謀告巴延巴延從之遂殺平章庫哩（舊作曲烈今改後倣此）右丞拜特穆爾（舊作別鐵木兒今改後倣此）等別遣兵南迎圖卜特穆爾而躬自勒兵以俟參知政事圖卜台獨曰今蒙古軍馬與宿衛之士皆在上都而諸隘守兵單弱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巴延不

從是夜圖卜台手刃欲殺巴延巴延覺遂拔劍殺圖卜台而奪其所部軍罷馬巴圖卜特穆爾發江陵遣使以巴延為河南左丞相

諸王滿都等謀叛附于雅克特穆爾伏誅

諸王滿都阿穆爾台舊作阿馬剌台今改後倣此宗正庫庫楚平章瑪魯舊作買閭今改後倣此集賢學士烏嚕斯布哈太常禮儀院使噶海齊舊作哈海赤今改後倣此等十八人同謀附雅克特穆爾事覺悉為都爾蘇所殺

皇太子喇實晉巴即位于上都

時平九歲改元天順遣梁王旺沁梁王蘇克繖之子顯宗之孫舊作王禪今改右丞相達實特穆爾將兵分道討雅克特穆爾

懷王圖卜特穆爾入京師

以明埒棟阿庫庫台舊作潤潤台今改蘇蘇並為平章政事

曹立為右丞巴延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高昌王特穆爾布哈舊作鐵木兒補化今改知樞密院事尋又

殺平章政事額卜德呼勒流左丞托多等于遠州後一

年復徵托多等十二人于貶所放歸田里

九月圖卜特穆爾僭位

圖卜特穆爾既至雅克特穆爾以為擾攘之際不稱大號不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卜特穆爾以周王和實拉在漠北欲虛位俟之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圖卜特穆爾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志播告中外遂襲帝位改元天歷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大赦封

雅克特穆爾為太平王加右丞相知樞密院事加巴延太尉

梁王旺沁等兵入居庸關與雅克特穆爾戰敗引還

初雅克特穆爾之弟薩敦（舊作撒敦今改）子騰吉斯（舊作唐其勢今改）皆在上都密遣人名之來歸使薩敦將兵守居庸關騰吉斯屯古北口及旺沁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將兵拒之遣薩敦先馳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旺沁兵稍却時諸王頴森特穆爾兵自遼東入遷民

鎮遼置遷民縣金廢爲鎮今改撫寧縣東相傳山海關即鎮故址圖卜特穆爾復令雅克特穆爾禦之次于薊州旺沁等兵破居庸關雅克特穆爾鬬之倍道還軍逆戰于榆河一名濕餘河俗名富河自居庸關南流至通州北入白河漢書地理志軍都縣濕餘水東至潞南入沽是也之北旺沁兵復不利追至紅橋在昌平州西南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旺沁再戰再北遂率餘衆遁還

靖安王扣布哈舊作闊不花今改後仿此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扣布哈等以兵應上都自陝西東犫潼關破之遂克

閣鄉陝州行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此又一額森特穆爾非諸王額森特穆爾也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吏皆棄城走特默格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襄陽下郡縣二十餘橫絶數千里河南大震

諸王額森特穆爾等兵破通州遂趨京師雅克特穆爾拒之引還

圖們岱爾舊作禿滿迭兒今改及諸王額森特穆爾軍破通州將襲大都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䕫之陽翟王太平

太宗第七子宻特哩大王之元孫宻特哩舊作滅里今改敗没死者蔽野餘兵皆潰散而還

諸王呼喇台舊作忽刺台今改後仿此等兵入紫荆關在易州西即大行第七陘也宋時謂之金陂關金元以來皆名紫荆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與額森鶚等軍遇于良鄉南轉戰至盧溝橋閶雅克特穆爾援兵益至遂引去

冬十月圖卜特穆爾遣使至陜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雅克特穆爾名陝西行省平章特默齊（舊作探馬赤）行臺御史端濟勒噶台（舊作馬扎兒台今並改後仿此）皆不至至是使者頒懷王即位詔于甘肅至陝西行省行臺官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上都既而使者持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悉欲誅之左司郎中策丹（蒙古人策黨舊作自當今改後仿此）見雅克特穆爾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況浙江豪奢地使臣或不厭所需造言陷之耳雅克特穆爾入

圖卜特穆爾之弒明宗人皆知之而于天順之事則史氏隱而未發夫天順正位已踰數月諸王群臣皆推戴為君圖卜特穆爾乃敢舉兵直犯上都致令不知所終則與弒自殺逼者亦無以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此

言之事乃止

圖卜特穆爾兵臨上都帝不知所終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死之

先是齊王伊嚕特穆爾及東路蒙古元帥布哈特穆爾（舊作不花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聞懷王即位先後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蹙都爾蘇等遂奉皇帝寶出降梁王旺沁遁走遼王托克托遇害帝不知所終伊嚕特穆爾奉皇帝寶又收諸王百司符印遣

于正斧鉞所必嚴續綱目畧而不書失筆削之旨矣

兵送都爾蘇等于京師

靖安王扣布哈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扣布哈等兵至鞏縣黑石渡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洛水津渡處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招諭扣布哈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卜特穆爾復遣使臣諭之乃逡巡引去

十一月圖卜特穆爾遷泰定皇后鴻吉哩氏于東安州

旺沁畏捕幼主自當與共存亡臨難逃逸實非臣分宜不死于一死其視還王之捐軀殉國相去奚啻霄壤至都爾蘇始以寵利自私致僨國事又甘處窮蹙輒爾奉寶出降更不得齒于人

遣使迎周王和實拉于漠北

圖卜特穆爾殺梁王旺沁及都爾蘇等

梁王旺沁既逌圖卜特穆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

以上尋被執賜死都爾蘇茂穆蘇寧珠薩題勒密實

頞森特穆爾皆棄市時復欲盡戮大臣之在上都者

平章政事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抗論謂是皆常歲從

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四川平章政事囊嘉特舊作囊加台今改後倣此稱兵燒絕棧道

類究亦無匪棘刃而身敗名裂死有餘戮矣

囊嘉特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托克托為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楊靜為左丞殺平章庫春舊作寬徹今改後仿此等稱兵燒絕棧道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如舊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七